

■ 丛书主编 廖平胜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考试

廖平胜 著

学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

考试学原理

廖平胜 著

KAOSHU

XUE

YUAN

LI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69480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46616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试学原理/廖平胜 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9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廖平胜主编)

ISBN 7-5622-2785-3/G·1454

I. 考… II. 廖… III. 考试学 IV. G4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7774 号

考试学原理

© 廖平胜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 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 张红梅

封面设计: 新视点

责任校对: 罗少琳

督 印: 姜勇华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5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杨学为

丛书主编 廖平胜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蔡炽昌	漆书青	廖平胜
葛为民	康乃美	梁其健
凌云	贾非	杨学为
陈宇	陈李翔	张红梅
刘海峰	丁树良	

总 序

——中国需要“考试学”

考试，特别是高考，起码在教育领域内，是评价极为矛盾的典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考试就沦为“培养精神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1966年，废除高考成了教育领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①。1973年把张铁生当成“石头”抛出来“反回潮”，1975年拿周荣鑫开刀“反击右倾翻案风”，高考都是“突破口”。1977年，邓小平再次重新工作，恢复高考，又成了推翻“两个凡是”^②、打破“两个估计”^③的“突破口”，成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解放的先声。有趣的是，恢复高考20年后，1997年，一方面，原国家教委及各级考试机构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开展纪念征文，《人民日报》用《伟大的转折》为题综述了征文活动，并用一位教育家的话作为结尾：“恢复高考，

①《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社论。

②“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③“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① 另一方面，把“应试教育”归罪于高考的言论也屡见不鲜，以至说高考导致“教无宁日”、“国无宁日”。更有甚者，《羊城晚报》采访 1998 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报道：“激烈的‘素质派’提出取消高考。”^②

同对现实生活中考试的评价一脉相承，对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评价也是极其矛盾的，所不同的是，否定的意见居多。应当明确，上世纪初，废止科举，批判八股，是中国进步所绝对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但近来（包括现在）一些文章、论点，把科举考试说得一无是处；有的人抨击现代高考，联系到古代科举考试，似乎自古以来考试就是万恶之源，则使人感到缺乏根据。我接触过美、英、加等国考试机构的总裁、专家，他们到中国来介绍各自的考试，第一句话就是：“考试，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科举考试是在总结了荐举制的弊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科举考试的建立，为选拔官员特别是文职人员，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为传播儒家思想，为发展教育，为各民族的融和、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是明末清初以后的事情，其原因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及考试形式的僵化，而不在考试制度本身。恰在此时，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科举考试制度对克服吏治腐败的巨大作用，盛赞不已。正是借鉴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经验，16 世纪首先在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后逐步传遍西方。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来，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淘汰殆尽，惟有考试，我们又从西方学回来，逐步建立了现代的教育考试制度，以及公务员、会计师、律师、医师等各项考试制度，还

①《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21 日。

②《羊城晚报》，1998 年 3 月 14 日。

有各种劳动技能鉴定制度。到 2000 年，废除科举已近百年，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历史地、公正地评价科举考试。全面肯定当然是不对的，全面否定也肯定是不对的。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提出建立“科举学”，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有远见的。

现在的世纪之交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我国将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劳动力市场上，各行各业，无论对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对他们的能力，都需要一个科学的测量或评价，以便于交流或交换，这就是考试。有如现代生活需要驾驶汽车。你具有驾驶汽车的能力吗？去考试。通过了，发给你驾驶证，你才有权驾车上路。我们正开始向知识经济转变，创新能力将成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因此考试内容必须改革、必须注重考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考试内容改革的要求，再加上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考试形式、技术也必须改革。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或学习将成为终生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考试在一生中将不仅是小、中、大学的入学与毕业考试、校内考试，作为对学习成绩和所具有能力的评价，各种各样的考试将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总之，未来的考试与今日的考试，将不可同日而语。

古代中国，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包括考试。然而，明末清初，当欧洲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中国朝廷却在那里妄自尊大，错过了历史的机遇，导致了后来在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应当严肃指出，科举考试在这个时期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恶劣作用。现在，我们又面临这样一次历史的转变。中华民族再也不能错过这次历史机遇了。我们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挑战。党中央制订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为此奔走呼号。为了实

现历史的转变，教育必须改革，考试必须改革。要创造适应未来时代要求的考试吗？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历史的考试，改革现在的考试。而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改革现在的考试，创造未来的考试，最关键的是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这就是关于考试的理论，或称为“考试学”。

中国受考试之苦是深重的，包括有考试但属于“不好的考试”和没有考试这两方面的苦难。而苦难的根源，部分的是因为没有或缺乏科学的考试理论。1963年提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1966年取消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不久再次提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前几年又上纲为“应试教育”。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应当减轻的。问题是应如何减轻？嫁祸于高考，甚至取消高考，并不能解决问题。建国50年来，围绕高考，各种论调花样翻新，实践中却莫衷一是。直到今年1月，新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才把“在确保‘两基’的前提下，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的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渠道，减缓升学压力”，作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第一项根本措施^①。中国发明了考试，却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的考试理论。在科举考试1300年悠久的历史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完备严密的规则，这是我们祖先的荣耀。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在朝廷这最高一级的水平上，围绕科举考试曾爆发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宋、明、清各朝都曾多次废除科举考试，却又都因没有更好的办法，而无奈恢复。科举考试在古代中国几乎“无书无之”。但翻遍各种文献资料，却找不到关于考试的一本论著，更不必说全面系统的考试理论。没有理论足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没有理论指导可以逐步改革这种多次存废的全国性实践活动。欧洲传教士

^①《中国教育报》，2000年1月13日。

在明末清初看到的正是处于阻碍历史前进时期的科举考试。但是，西方引进了科举的“合理的内核”——考试制度，不久又创造了考试的理论，即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的考试不断改革；考试的丰富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正当中国废除科举的时候，考试却在西方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是这些理论恢复了在大学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学子们，用西方的理论，批判中国传统考试的不足。这种批判的直接结果就是始于1985年的高考标准化。可悲的是，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不屑于这些考试理论，却不能容忍考试的标准化，于是大发雷霆，说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外行话。这起最近的小插曲再一次说明，考试理论对于考试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缺乏理论在实践中的危险性。

我理解，考试既是对人们心理因素的测量，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我们研究考试，既要研究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考试实施、评卷、分数制度、统计分析等，我认为，这属于考试认识论的范畴；同时，我们也要研究考试与其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人事、劳动制度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认为，这属于考试社会学的范畴。在中国长期的考试历史中，考试认识论的水平，决定了考试质量的高低，而考试社会学的是非，却决定着考试的存废。在西方的考试理论中，考试认识论的著作比较多，而考试社会学的论述很少见。我们应当在考试社会学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廖平胜教授早就看到了考试中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呕心沥血潜心研究，积劳成疾而不顾，其精神令人敬佩。是他首先提出“考试学”这个命题，并立有专著。在他的倡导下，集国内许多专家与考试工作者，共同编写《新世纪考试科学

丛书》。借此机会，我首先向丛书的各位作者致谢，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致谢。同时我也知道，考试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而考试理论的研究又很薄弱，因此，丛书必然存在许多缺陷。借此机会，我代表丛书各位作者，诚恳地欢迎各位读者给我们提出批评。在这里，我先道谢了！

杨学为

2002 年元旦于北京

前 言

考试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反身评价活动。它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在考试实践活动、考试认识活动、考试评价活动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着整体性。考试实践活动是人类考试的实存方式；考试认识和考试评价活动，则是人类考试意识发挥作用的方式。所以，在人类考试发展史上，考试实践活动、考试认识活动、考试评价活动是同时揭幕的。这三种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便构成了人类考试活动的整体内容和演化过程。

从时空序列的角度讲，人类考试的运行发展，亦即考试实践、考试认识、考试评价三种活动相统一的动态化表现。如果把考试认识、考试评价归入考试理论活动的范畴，那么，考试理论活动便与考试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密切联系在一起：人类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考试实践，才使考试活动的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使人们对有关考试活动规律认识的科学性得以确证；而人类考试实践活动的开展，又永远是以一定的考试知识和理论为根据的，考试实践的发展受制于人类对考试理性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因而，在社会发展需求这一巨大原动力的推动下，人类考试便始终伴随考试实践发展与考试理论发展彼此交互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向前演进。

尽管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考试活动已有极为悠久的历史，

其源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蒙昧时代的中晚期,但在19世纪末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由于考试实践发展和考试理性认识发展的双重限制,人类有关考试理论研究的成果十分贫乏。此前数千年间,无论是在素称“考试故乡”的中国,还是在东西方其他国家,既无专门探讨考试理论的学术论文,更无考试理论研究的专著面世,有关考试问题的记述或评介,均散存于各类典籍或文献之中。从理论上研究考试问题,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20世纪30年代后渐成格局。而从科学的角度系统研究考试的理论,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建,则时日更短,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诚然,考试学诞生在具有悠久考试文化传统、时值改革开放之际的中国,既与考试文化的长期积淀密切关联,也与现代科学高度综合而又不断分化的矛盾运动的推动有关,但最根本的是因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及考试实践飞速发展对科学考试理论的渴求。

当人类社会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两次技术革命的洗礼而进入信息社会后,由于社会技术、产业、职业结构的剧烈变革,智力和知识便成为生产者劳动技能的基本要素。为应对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人才素质竞争的挑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振兴教育作为根本措施,同时又无不关注考试的革旧创新,并把科学的考试视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整速器”,调节人才合理流动的“杠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的重要手段。与此相适应,随着考试模式的更新和规模的不断扩大,电脑技术、自控技术、光电扫描、仿真模拟、现代统计方法等高新技术成果,也被广泛用于考试实践。这一方面加固了考试发展的社会根基,强化并扩大了考试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又加剧了重知识轻能力、重检测轻督导、重结果轻过程、重继承轻创新的传统考试观念,及其支配下所形成的传统考试理论

与日益变化发展的考试实践的矛盾。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的考试实践所面临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理论难题,便被改革考试的客观社会需求推到了考试理论研究的前沿。诸如:如何正确发挥考试的督导功能,使之成为亿万后继人才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导以正确方向;如何有效控制考试误差,使人才评价、甄选、任事的依据准确可靠;如何充分发挥考试的调节功能,借以调控人才的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不断提高社会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和人才使用的经济效益;如何形成反映考试活动运行规律的考试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和普及考试设计、实施、评价、管理的科学知识,以促进考试队伍业务素质及活动效率的提高,进而加快考试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进程等。这些源于实践的全新理论课题,不仅原有相关学科中的考试研究无力解决,而且单靠经验思维已难奏效,只有借助理论思维,才能透过纷繁的考试现象去认识那些隐含的、直观所不能及的本质因素,才能负起揭示考试活动规律、建立系统考试理论、推动考试实践发展的崭新历史使命。

基于上因,中外考试研究界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将革新考试的理想由传统的方法、技术探讨转托于系统理论的研究,人类考试研究从此进入考试科学的理论研究时代。在欧洲,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外语测试学理论获得长足发展,正式进入以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测试模式的研究阶段;英国学者蒙哥玛利在系统探讨英国考试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推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专著——《考试的新探索》。在亚洲,日本教育考试研究界提出了考试是一门学问的观点;中国于1981年将高考改革正式列为国家科研项目,并于1982年召开了中国历史上首届全国教育考试改革理论研讨会;台湾学者相继推出《测验的编制与应用》、《中国文官制度史》、

《中国考试制度史》、《中外考试制度比较》等学术著作；1984年华中师范大学首倡创建考试学，向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提交《关于建立考试学的报告》，随即建立了考试研究史上第一个考试学研究组，考试学学科的创建由此拉开序幕。

回眸新生考试学的成长，迄今不过20年。但考试学学科创建所历经的20个春秋，实非两个平常的时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世纪交替的伟大历史转变时期，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空前变革的时期。此间，由于经济、科技、信息全球化格局的形成，教育终身化、人才竞争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考试作为推进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一种机制，在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传统的国家，被更为广泛地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而考试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则伴随社会个体学习、工作的全程。人类考试运行环境的深刻变革，社会发展对考试功能需求的不断翻新，人类考试事业的蓬勃发展，便为考试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创造了适宜的氛围和良好的条件，促使中外考试研究工作者对考试改革、考试实践、考试学学科建设所面临一系列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研究与实验，成就极为显著。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类考试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争相问世，仅学术著作、教材、工具书、文献集、论文集也约有数百部，见诸于各类报刊的学术论文更是数以万计；各种测评量表、测评软件、考试技术软件等应用研究成果新陈相继、与年上增；有关考试政策法规的研究，以及认知理论、现代测量理论、统计分析理论、新老“三论”方法论在考试中的应用研究，同样成果丰硕，且多有新创。上述系列研究成果的推出，不仅对世纪交替时期人类考试的革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考试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多种版本考试学、各种考试史、考试管理学、考试心理学、考试社

会学、中外考试制度比较、考试统计学、人员测评工程、科学学、面试学,以及语文考试学、职工考试学、普通逻辑考试学、外语测试学、自学考试社会学、职业资格考试概论、自学考试管理学等考试学不同层次学科理论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版,既初步形成了考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使考试学培训班、本科生、研究生三个层次的课程建设趋于结构化、系列化,为考试学的成熟发展创设了必备的条件。

但是,考试学的创建毕竟时日尚浅,相对于学科体系的成熟,前期研究还仅仅是起步,继此持续深化是其必然。就考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现状而言,对考试学从概念、任务、范畴、理论体系到学科体系的系统反思和梳理,进一步加固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仍是考试学学科体系构建继往开来的前沿性课题。而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此项总结性、开拓性的理论建设任务,还必须从“考试学”概念及其学科体系结构的再认识入手。

对于什么是“考试学”,其学科体系是什么,在前期考试学专著及相关学术论文中界说不一,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是大谬不然。诸如:所谓“考试学问”亦即“测验取巧术”;“考试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考试学是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理论为工具,以考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科学”,等等。这些观点出现于考试学初创时期,既无可厚非,也有利于考试学概念及学科体系的探讨。但在考试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了近20年后的今天,对前期相关认识进行冷静反思,则更是考试学理论研究缩小盲区、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

若按照考试学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和确定考试学的研究范畴,进而揭示其内涵,确立其学科体系的结构,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的“考试学”便与“考试科学”是同义概念,它是众

多考试学分支学科所组成的学科体系的总称，其研究范畴，是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全部考试现象。或者说，作为等同于“考试科学”的“考试学”，它是一门研究人类考试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既有研究其特定对象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也有反映其知识体系的学科体系。若按“理论—应用”的一般科学秩序划分，考试学学科体系的结构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理论考试学，主要是研究宏观考试理论问题的学科；第二层次为分支考试学，属于本层次的学科主要研究中观层面的各类考试问题；第三层次为应用考试学，属微观层学科，旨在研究各种考试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由这三个层次多门学科所构成的学科群，便是完整的考试学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明确区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考试学”与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考试学”的概念，明确界定考试学的研究范畴是人类全部考试现象，而并非某个社会系统中存在的考试现象或某类考试现象，应是科学定义“考试学”概念和构建其学科体系的首要前提。前期研究中之所以出现“考试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它产生于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观点，就在于对“考试学”研究范畴认识上的视特殊为一般，将学校系统或教育系统的考试等同于人类考试。而前期研究中对于考试学学科体系认识的分歧与局限，正是由于将作为一门科学的“考试学”与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考试学”相互混淆，把考试科学的整个研究领域收缩成一门具体学科的研究范畴，以一门具体学科甚至一本著作的内容体系代替了考试学的学科体系，进而造成考试学理论单调贫乏以至考试无学的印象。因此，只有基于“考试学”亦即“考试科学”，考试学是各种考试分支学科的总称这一基本理论认识，才能不断深化考试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加固考试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

考试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便是考试学原理。那么，什么是考试学原理？在考试学学科体系中它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其研究范畴和任务是什么？学科理论的内容体系当如何构建？诸如此类的问题，前期考试学理论研究基本未涉及，更无考试学原理学科理论的系统探讨。鉴于建立考试学原理学科理论体系，既是加固考试学学科理论根基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今社会考试事业蓬勃发展对深化考试理论研究的迫切要求，笔者斗胆涉足这一新的理论领域，就上述问题作尝试性探讨。

在考试学学科体系中，考试学原理属理论考试学范畴。它以考试学科基础理论为研究对象，是一门探讨人类考试普遍规律的学科。在学科研究的任务方面，它既不同于理论与应用兼顾的“考试学”，也有别于以哲学观点和方法探讨考试基本问题的“考试哲学”，但彼此又有内在的关联，并有某些研究内容的交叉，比如考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考试的价值及方法论问题等。考试学原理是对各门具体考试学科相关理论的原则性概括，以揭示考试的普遍规律、为整个考试学科奠定理论基石为根本任务，主要解决考试学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和价值论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考试学原理既要探讨考试学理论，理顺考试学学科体系的结构关系，又要研究人类社会全部考试现象存在、运行和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还要研究考试的方法论和社会价值等。若从考试学原理研究与考试学各分支学科研究关系的角度考察，它应以各分支学科理论研究的终点为其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在考试学的学科体系中，考试学原理是一门具有哲学特性的学科，它关系到考试学整个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反映考试学理论的基本格局和总体概况，揭示人类社会考试的全部现象、本质及普遍规律，具有整体奠基、统观全局、宏观导向的性质。

根据以上有关考试学原理研究对象、任务及学科性质的认